

**新型“两栖屋”，洪水来时可浮起**

英国一间设计公司设计了全英首间“两栖屋”，这座房屋能“水涨屋高”，令屋主不但能欣赏泰晤士河畔的秀丽景色，也能避免水灾来临造成财物损失。据悉，这座“两栖屋”距泰晤士河畔仅10米，面积约225平方米，预计于今年内建成。“两栖屋”内有3间卧室，设计时尚环保，与四周景色和谐一致。它建在一个由4根支柱支撑的船坞上，洪水来袭时，水压会令房子浮至水平面，因此不会被淹。

**五千万年以后各大陆将聚集**

美国耶鲁大学地质学家建构的最新计算机模型显示，五千万年到两亿年之后，地球上历经漫长漂移运动的各大陆块将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以“美亚大陆”(Amasia)为核心的硕大无比超级大陆(supercontinent)，而在此过程中，北冰洋、加勒比海与地中海将会相继消失。这与过去科学界的传统看法大相径庭，先前有的科学家推测，将会出现与上一个超级大陆裂解过程相反的发展，大西洋将不复存在。有的则推论说，大西洋海域当前持续扩张的趋势，将推使各大陆绕着地球位移一百八十度，导致太平洋消失。

**挪威研究人员为炸薯条去毒**

挪威食品研究所研究人员最新找出一种方法，可以去除炸薯条等油炸食品中的潜在致癌物质丙烯酰胺。淀粉类食品含有较多的天冬酰胺(一种氨基酸)以及还原性糖，在高温(120℃)油炸下容易产生丙烯酰胺。挪威研究人员发明的新技术，利用乳酸菌来清除油炸马铃薯产品原料表面的还原糖成分，从而阻止了丙烯酰胺的形成。在油炸食品、尤其是根茎类食品中存在丙烯酰胺，这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人员2002年发现的。

**科学家发现“最长寿”生命**

一组来自葡萄牙埃尔加夫大学的科学家们在西班牙福门特拉岛附近的海域中发现一片可能在地球上已存活了数十万年的波斯尼亚海草群，比人类出现还早。这表明，海草是地球上最为“长寿”的生命体。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知名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上。

科学家们对这片绵延在海底9英里(约为14.5公里)的海草群进行基因测试，结果发现它们可能已经有20万年的“高寿”了。

**Jakarta 雅加达****印度尼西亚人最满意生活**

市场调查公司Ipsos自2007年开始，访问24个国家逾1.8万名受访者的快乐程度，结果显示现时全球比4年前更幸福，逾3/4受访者对生活感到满意，更有近1/4人形容自己“非常快乐”。民调显示，快乐并非富裕国家的专利，其中以印度尼西亚人对生活最满意，印度及墨西哥紧随其后。而匈牙利、韩国、俄罗斯、西班牙及意大利的国民最不开心，经济大国如美国、加拿大及英国等的国民快乐指数均跌至中位水平。

**我闻 | Blog****陌生的聆听者**

惠惠  
专栏作者(东京)

记得我刚到日本不久后，打了一份清晨6点在健身房清扫的工，除经理以外都是年纪在六十多岁的老人，那时他们知道我刚来，连日语日常对话都有问题，可那些爷爷奶奶们还是喜欢围着我这个外国人问长问短，送饭团给我当早饭。中间休息时间他们也很喜欢跟我分享他们家里的事，虽然当时听不太懂，不过还是可以通过几个单词大概猜出他们讲的主题，多半是儿孙的话题。那时感觉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以在学校学日文的听力速度根本跟不上。不过我还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听，因为有时从他们的表情里感觉到一种寂寞和伤感。

几年后，告别了日文听不懂只会点头装傻的时代。一次和同学们一起进行3000户家庭访问调查，经常是按门铃吃闭门羹。愿意接受采访的人还是老人比较多，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一位年近80岁的老奶奶，开门后热情地和我们大聊她对我们这次调查的感受，10分钟后就开始跑题了，聊到她还没嫁的时候，后来怎样遇到了现在的老公……我们一直没好意思打断她的话，也许很少有外人来拜访他们吧，我又一次猜想，所以决定耐心地听下去。其实那时已经在大热天下站了一个多小时了，一直没给我们机会切入正题。不过听了很多日本老人以前的艰苦经历，也算是一种收获。

日本社会高龄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老人没人照顾，没人陪他们说话。其实，老人的要求很少，只是希望有人聆听他们的心声，希望偶尔会有人陪伴，关怀。就像我不在家人身边时，有其他人对他们随便的一声关怀我也很感恩，就像我们有一天也会变老，也会开始喜欢重复一些“想当年”，即使陌生人，只要喜欢聆听，我们的心灵还是会得到慰藉。所以我愿意继续做一个陌生的聆听者。

**学中文**

高远  
专栏作者(巴黎)

风水轮流转，今年到咱家。外国人学中文成时髦儿，这是以前海外华人不敢想象的事情。

法国《费加罗报》近期刊出一篇报道：《法国学生学中文风气大盛》，副标题“2004年法国只有9000个中学生学习中文，现在将近三万人。”法国颇负盛名的“路易大帝中学”荣誉校长让·皮埃尔·洛伦扎蒂评价：“中文热并非一个简单的时髦现象，中文已经获得了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国际地位。”

十几年前，学中文的外国人，除去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就是非常喜爱中国文化的少部分人，在亚洲语言里，西方人最爱学的是日语。2005年后，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水涨船高，学中文的外国人与日俱增，现在，中文已是法国学生继英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后的主要外语，远超之前领先的阿拉伯语和俄语。“中国现在已超过英美成为欧洲人第一大前往工作、学习或投资的地方。”

报道说，中文学习方面另外一个成功的标志就是：“过去90%的学生把中文选择为第三外语，现在许多学生已在初中一年级甚至在小学毕业前两年就开始学习中文，其中超过40%的学生甚至把中文作为第一或第二外语来学习。”如今在初中生和高中生当中学中文的人达到29505人。

大学生中，包括法国理工科综合学院、法国行政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在内的“150所高校向12000名大学生教授中文”。“现在90%学中文的学生母语都是法语”。中文已不只是华裔子弟和少数中国文化研究精英学习的“专利”。

外国人学中文的火爆程度，法国是一个典型，原因主要是“学生们看重的是这门语言的职业前景。”学中文成了法国人最时髦的事儿，不亦乐乎。

**文化的精灵**

李花生  
专栏作者(香港)

上海旧日的纺织厂化身M50作为艺术家的藏身之处，那香港呢？这个被叫做“文化沙漠”的香港是没有艺术家，还是没有地方给艺术家创作？高房价、空间小，艺术家在哪里创作？前不久的一个周末，参加了“火炭艺术工作室开放计划”，走遍了几乎所有开放的工作室。

火炭，地理上的概念在新界。但究竟哪里是“火炭艺术工作室”？实际上并没有集中的一栋楼或一个街区，艺术工作室分散在各幢工业大厦的不同楼层。比如“山寨厂”在华联工业大厦17楼，“Art Plus”在环球工业中心7楼。每间工作室最大也不超过30平方米，大多只占据一层楼的某一间。它们的隔壁常常是南北干货、水果的仓库，飘散出混合各种水果和干香菇的味道。

工作室的气派自然不能和红坊的雕塑中心比，只摆得下几件装置、大幅画作，可是，小小的房间以及在场的艺术家本人给我很强的参与感。因为是开放日，工作室敞开大门，艺术家纷纷介绍自己的作品。当我们有其他见解，也就直说，像是朋友间轻松的聊天。接着，大家又慢慢地从眼前的小雕塑谈了开去，谈兴趣，谈当下，谈困惑。

最令我津津乐道的是：有一间工作室摆着一件没有完成的泥塑。主人介绍，有个小朋友每天放学来这里做一点，过段时间就会有成形的艺术品。制作作品的时候：小朋友不急，也没有人强迫他，限制时间。这样子，小朋友会有成就感，而真正地爱上了艺术创作。

由于工业大厦在山尾街、黄竹洋街附近，这一区少有住户，异常冷清。好在再冷清，这里也已经被艺术家们找到，集聚在此十多年。拉开绿色货梯的卷帘，你就会看到对这个城市有敏锐触觉的小精灵。